

●沁

我承認那算一種即時通，一見就來電，冰涼銀色的電，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拉環，五環全通聯。聲音比 mp3 薄，滋味一開始有點難捉摸。她藍牙藍舌向我。先是模模糊糊的濕意，透過她的手裝置配對的我微微汗著的手，然後像一滴水一滴茶滲進來一點涼意，一點甜意，啊我淪陷了！拉開的是手榴彈或易開罐，我已分不清我確知一種水部的東西流入我心，也許叫初激或驚灑，也許就是

沁

●被忘錄

在一條清涼水聲的蠶絲被裡
遺忘了的生之喧囂

*

覆在我身上的你的肌膚是薄薄的
被單，你自我掀動出風
噢那是群星的嘆息，把你我吹塑成浪

*

窩藏我們也被我們窩藏的被窩 是
時間與溫度的混凝土築成的防空洞

*

我們被動
神主動

●勇嘆調

那些蟬
一大早就給你一張蟬聲的蠶絲被
均勻而纖細，鋪天蓋地而來
這些宇宙歌劇院夏日打工的臨時演員
完全無懼於它們的生澀
絲聲力竭
勇敢地為無歌詞無伴奏無報酬的詠嘆調和聲

●北埔——注音練習：七星潭所在

ㄉㄨㄛˊ ㄇㄨˊ ㄉㄨㄛˊ ㄇㄨˊ ㄉㄨㄛˊ ㄇㄨˊ ㄉㄨㄛˊ ㄇㄨˊ
ㄩ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ㄛˊ

北埔慢風低挺你浪歌

看海將裙鞋擲出

爽如縱彩絲

啊波折

葉脈媚耀

誘岸伸長夢餌

抵觸

雲

●北方

北方在我夢中草原豎立起一座空中捺鉢。那年輕的契丹王，啣著一枝玫瑰，回轉快馬，徒手扯下了兩名節度使的氣節和器度，飛鴿傳書，要長安城裡的帝王把最小、最美的公主嫁給他。崇勇惜美的帝王不及三思即應許了他，要求以三百瓶其色瑩白，其香濃郁的契丹玫瑰油為聘禮。契丹的使者們，興奮地迎回了芬芳公主——他們的新王后——以及她的嫁妝。她的嫁妝就是她自己。她身上未曾滴任何玫瑰油，但一股莫名其狀的芬芳隨她來到契丹王的宮帳，彷彿來自天上，而非塵世。那香味不只是嗅覺的，還是視覺的，暈染過懸掛帳內的《秋林群鹿圖》和《丹楓呦鹿圖》，讓兩幅畫和整個帳內氤氳著明亮斑斕的秋色。我不知道宮帳什麼時候變成空中林園，只聽到侍女們吹著簫、笛、笙，彈著琵琶、箏、箜篌，而契丹王居中吟唱，與新娘、群臣隨音樂飛升，在我草原夢中。

註：捺鉢，契丹語的譯音，意為契丹主巡狩時的行營，行宮，行在所。

●廚聖

你享有特權，在耳聰目明
未及耳順之年就被我稱為聖
因為你在我家廚房打雜兼差
三十餘年，在為人師為人妻
為人母之外。你精通應用數學
擅長把廚餘剩菜，加上冰箱裡
保存的前朝或前週古物，重新
排列組合成下一餐未必佳的
家餚，真是崇尚環保，愛用
廚剩的廚聖。你愛放、愛吃
辣椒（而我怕吃），遂讓你
一黨肚大，美味獨吞，或者因
我不敢多夾菜，造成殘局殘壘
隔餐繼續苦戰的局面。你家學
淵遠，把令尊令祖私房的
滷牛肉、麵疙瘩進口到花蓮
讓我們一家三口，聞味即滴水
磨足之後，全身幸福滿脹得
起疙瘩。知我不喜也懶吃水果
你囤積了各式果菜機，獨出
配方，把於我是種種苦難的
果實聚合榨成其味難辨，妙
不可言的流汁。你也許覺得
「廚聖」這稱號不順耳，我
可以改呼你為「聖阿芬齡」
聖哉，因你讓吾人令齒（也
就是美齒）留芬香，並且每日
嘮叨如懸在廚房窗口的，啊
風鈴，叮叮噹噹，響徹天下

布倫達·希爾曼 (Brenda Hillman)
詩四首

Trois Morceaux en Forme de Poire

Titled after Satie

I

Three pears ripen
On the ledge. Weeks pass.
They are a marriage.

The middle one's the conversation
The other two are having.
He is their condition.

Three wings without birds,
Three feelings.
How can they help themselves?

They can't.
How can they stay like that?
They can.

II

The pears are consulting.
Business is bad this year,

D'Anjou, Bartlett.
They are psychiatrists,

Patient and slick.
Hunger reaches the hard stem.

It will get rid of them.

III

The pears are old women;
They are the same.
Slight rouge,
Green braille dresses,
They blush in unison.
They will stay young.
They will not ripen.
In the new world,
Ripeness is nothing.

陳黎 (Chen Li) 中譯

三首梨形小品

——用薩替標題

1

三個梨子成熟
於壁架上。週復一週。
他們是婚姻生活。

中間的是其他兩個
正在進行的對話。
他是他們的境況。

三個沒有鳥的翅膀，
三種感覺。
他們如何讓情況好轉？

他們無法。
他們怎能安於此狀？
他們可以。

2

梨子在討論事情。
今年生意不好，

安久梨，巴特利特梨。
他們是精神科醫生，

有耐心且圓融。
硬莖已受餓。

會把他們毀掉。

3

梨子們是老女人；
都一個樣子。
薄施胭脂，
綠色有凸點的裙子，
不約而同紅起臉。
將永遠年輕。
不會成熟。
在新世界，
成熟一文不值。

In the Trance

A pretty anarchist said to me
It's not that great love happens
What happened became your great love

Her echo had an ancient glow & so
proved buoyant for my little craft

I left the world & felt a world

The bee loading its gloves with powder
The albatross wanting one thing from the sea

Nothing can wreck our boat said she

& when the water felt the glacier
The future held a present tense
The present held a future without cease

Sacramento Delta

My anarchist talks while i'm driving
(i'm tired but she is thriving—)
beside pylons in flood plains, near
marshes, culverts & storm drains, in
amethyst mornings & clear, past
exiled
gulls, veils of oil, sooty dancers
& streams that are
sometimes enough.
We must do something but what,
she asks. Pheasants fly into ditches;
fields bubble & broaden. The unknown
Future waits wrapped in itself like
a larvae, almost alive & awake—

出神

一個漂亮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我說
並非偉大的愛恰好出現了
而是發生過的事成就了你的偉大的愛

她的回音帶著一種古老的光芒如是
讓我小小的航行器有欲飛上揚之感

我訣別這世界又別覺一個世界

忙著將粉末填進其手套的蜜蜂
想從海裡得到一個東西的信天翁

沒有什麼能弄翻我們的小船她說

而當水覺察到冰河
未來以現在式之姿展現
現在懷抱著一個無止盡的未來

沙加緬度三角洲

我的無政府主義者說話當我開車
(我很累但她興致高昂——)
沿沖積平原高壓線鐵塔，鄰近
濕地，地下電纜管道與下水道，在
紫水晶色的早晨，清朗經過被流放的海鷗，
面紗般的油，烏黑的舞者
與水流，有時讓人覺得真是夠了。
我們必須做些事，但做什麼呢，
她問。野雞紛紛飛進去水道裡，
原野冒泡，加寬，變闊。未知的
未來自己包裹好自己，等候如
一隻幼蟲，栩栩如生且清醒——